



往事情怀

老冰棍里的清凉时光

文/项伟

记得儿时的夏天,印象中还没有冷饮的概念,也没有冰箱,唯一和冷饮沾点边的,就是冰棍了。

早年的老冰棍,样子都长得差不多:四四方方的,长而扁的小冰砖,用印了单色版画的蜡纸包着,底部插一根小木棍儿——称作冰棍是再形象不过了。冰棍的口味不多,常见的有糖水、奶油、绿豆、红枣这几种,糖水冰棍卖五分钱一根,其他几样则卖一角钱一根。配料简单、外观朴素的老冰棍,却是70后、80后乃至更早一代人在儿时的夏天里,最馋、最惦记的零嘴儿。

卖冰棍的小贩一般戴顶草帽,推着辆二八大杠的自行车,后座上驮着个四方的装着冰棍的大木箱子,一边用木块(一种长而四方的小木条,类似惊堂木)在箱子上拍得山响,一边扯开嗓子,拖着长长的尾音喊道:“冰棍——冰棍——奶油——绿豆——”啪啪声、叫卖声将孩子们从村头巷尾、墙角旮旯处召集、吸引过来,聚拢在小贩周围。和大人要到零钱的孩子是最自豪、最激动的,举着擦出水来的伍分、一角的纸币或硬币,嚷着“我要奶油!”“我要绿豆!”生怕晚了就卖没了。没要到钱的孩子,则只能卑微地站在圈子外围,盯着别人手里边的冰棍,过过眼瘾,咽咽口水。

“交易”的流程往往是这样的:小贩收钱后,立马打开箱子顶部的活动盖板,掀起盖在冰棍顶上的厚厚的被褥,以最快的速度,挑出小客户们指定口味的冰棍,再迅速盖回被褥和盖板,防止冷气外泄、冰棍变软。拿到冰棍的孩子,则像是得了件宝贝,一手捏着冰棍,一手小心翼翼地撕开包在冰棍外头的蜡纸,迫不及待地开始舔起来——是的,因为那时候的零钱可不是那么容易能要到的,冰棍也就显得尤其宝贵,不敢放开了吃,怕很快被消灭掉。舔到后来,冰棍变成顶部尖尖的冰剑的形状,中间发脆,底部也开始融化滴水,有时会突然断成两截,其中一截掉在地上,白白地浪费掉,让吃冰棍的孩子难免心疼上一会儿。吃完冰棍后,一般照例会将木棍上残留的冰碴再舔上一遍,有些意犹未尽的孩子,甚至会再吮吸一遍手指,只因手指上有化掉的黏黏的冰水——或许“吮指”一词就是这么来的吧!

而那时的我,就曾这群孩子中的一员。偶尔能要到零钱,买根冰棍解解馋,但更多的时候,充当的却是寒酸的“看客”,看别的孩子吃冰棍,甚至于会跟在卖冰棍的小贩后面,盲目地走上一段路——别笑话我,其实那时大部分的孩子,扮演的都是这种“角色”。

在难以要到零钱的情况下,为了能吃到更多美味的冰棍,我们小孩也学会了“自力更生”。在节假日里,通过捡废品、捞鱼虾、挖草药等方式换点零钱,来稍稍满足我们对于“冷饮”的心心念念,而这竟也培养了我的动手和实践能力以及利用劳动来换取所需的朴素价值观,也算是意料之外的收获了。

光阴如白驹过隙,眨眼间几十年过去,我也早已人到中年,成了两个孩子的父亲。如今到了夏天,冷饮已然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寻常的消暑之物。超市里的冰棍,更是五花八门,光口味就有几十上百种,更别提还有各种包装、造型的冰淇淋。我偶尔也会买点冰棍来吃——不敢多吃,怕伤了脾胃、坏了肚子,只是,再也吃不出儿时的味道来,是冰棍的口味变了,还是我的心态变了?或许都有吧!于是,我又抑制不住地怀念起儿时那些个无所顾忌、却又常常买不起冰棍的日子来。

昨日重现

捉笋子虫记

文/李洪峰

童年的往事如云,随便一朵就是灿烂。小时候我爱捉虫,当着一乐,捉得最有趣的是笋子虫。

笋子虫专吃慈竹笋,呈褐色,有长长的嘴,周身有硬壳,硬翅膀下面有一双薄薄的长长的透亮的双翼。飞行就靠双翼。它飞行时,先展开硬翅,后伸出双翼。一旦展开双翼呈飞行状态,就半天停不下来,如同被猛地抽了一鞭子的陀螺。在夏天,它就成了我扇风的工具。这是捉它的主要目的。

我小时候生活的岩脚湾,后背是斜坡,有一片茂密的竹林,主要是慈竹,还有少量的刺竹、斑竹,以及不少青冈树。因后背是一个山寨,终年有石头悬在半空,时刻用双眼盯着岩脚湾,感觉随时会落下来。所以祖辈就在湾后背的坡上栽了不少树和竹,以固山坡,挡落石,护佑生命。

那片竹林里生活着许多笋子虫和鸟,生长着无数的野生菌。笋子虫是季节性的,只有到了长笋子时才有。

它通常把如针一样长长的嘴扎进笋子里,吸笋子的液汁。它是害虫,笋子一旦被它钻了,竹节就有孔,成年后,用处不大,至少不好做篾具。甚至有的就长不成竹子,直接就夭折了。它的腿成竹节型,有三节,最前一节和第二节都长有刺。所以捉它有时会付出代价,不小心刺中手,会流血。如果捉时,刚好捏住它的背,那么就不会被刺住;若遇到它起飞,再去捉就很容易被刺到。

它不会咬人,甚至都没有完整的嘴,只有一个长得如吸管一样的口器。它老实得很,但警觉性较高,捉它的动作一定要轻。它凭周围的气压感知有无危险。一旦发现它,靠近时,就要屏住呼吸,几乎一气呵成捉住。发现它展翅欲飞,就必须一把迅速抓去,哪怕被它的腿刺出血,也在所不惜。

捉住后,先把它的前两节腿扳掉,然后用细细的竹签插进靠近身体的那一节,握住竹签,轻轻摇几下,它就展开硬翅,伸出双翼,原地飞翔。靠近人的脸,就有一股细微的风吹拂着,很舒服。一只笋子虫的风力不大,可捉多了,捉上五六只或更多时,就用竹筒来制作旋转风扇,那风力就足够一人享受。它旋转出“呜呜”的声音,感觉自己在飞翔,也许飞了很远,可还在原地打转。

有时鸟儿碰到它,即使它在飞,也会去追。笋子虫转身的速度很快,因身体小,眨眼的工夫就会消失在竹林里。

它是怎么生出来的,不得而知。我只知道长竹笋时,它就出现了。它或许就是竹子生出来的?我小时候常这样认为。

一旦玩腻笋子虫了,就把它丢进灶里,用火灰烧,熟了放进嘴里,“咔嚓咔嚓”成了美食,香得很。父亲说,笋子虫富含蛋白质。湾后背那片竹林,不但给我们带来安全,还带来了食物和营养。当然那时,还没兴起吃笋子的嗜好。笋子没油,吃了刮肠刮肚的。那时农人家里都没有多少油水,哪还有兴趣吃笋子哟。再说了,一根笋子长成材后,用处很多,比如:织篾具、编竹绳、织栅栏、做晾衣竿等。你说,农人舍得吗?若被那个放牛娃不小心碰断一根,会心疼好几天。

竹是农人的财富。我一旦说去捉笋子虫,父亲会满口答应。其实,捉笋子虫的同时,也和小伙伴在竹林里玩得亦乐乎、满头大汗;其实,父亲也知道,却不说穿。

时光匆匆,儿时的事物离我远去,如灿烂的云朵挂在天空,可望而不可即。笋子虫飞了,也没了我这个“天敌”。

风铃版投稿邮箱:lybdx1862@163.com